

文/冯长根

# 博士生的成功之道(24)

## ——太阳和月亮哪个重要

长久以来,有一个疑惑总在我脑中转。很早时,我给一位博士生修改博士论文初稿,他在“致谢”一节中,首先描述了他的攻博历程,称其为“十年寒窗”,好像还用了“冷板凳”这样的词汇。这当然并非“致谢”,但也反映出这位博士生对攻博生活的一种感受。想想我自己,虽然从未在致谢的场合说感受,但好像在把记忆转化为文字时,想到“困难”这个方向,总是比想到“顺利”这个方向要多得多。为什么是这样?

很小的时候,我弟弟总会不客气地和我“抢”东西,吃的,玩的,稍不注意,他就会把我手中的东西拿走。究其原因,仿佛是弟弟认为大人总是偏向哥哥。弟弟肯定体会过大人的这种“倾向”。不要说我弟弟,就是我也有类似的体会——经常,我和弟弟能看见外婆和妈妈对邻居家的孩子又热情、又客气,而对自己家的孩子,就“不是”这样。有时候,甚至对邻居家的孩子产生一种羡慕之心。

这是小时候的情况。自己做了大人后,知道事实远非如此。可是,人的记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?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倾向性呢?

正常科研和科研挫折你哪个记得多?看起来,是困难的事、挫折的事、不顺利的事、不高兴的事容易进入脑子,记得多。

今天正在构思这篇文章时,收到了一个微信段子,哈哈,恰恰就是讲了同样的故事。也许,许多人会收到这个段子。这个段子实际上讲了两个故事,作为例子摘录如下。

段子的开头讲到,有一则犹太故事,说有一天,有人问一位老先生,“太阳和月亮哪个比较重要?”

老先生想了半天,回答说:“是月亮,月亮比较重要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月亮是在夜晚发光,那是我们最需要光亮的时候,而白天已经够亮了,太阳却在那时候照耀。”

这是真理吗?稍有现代天文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,老先生错了。但你不觉得其实在生活、工作中很多人会应用类似的逻辑?

这个段子的后半截讲到,有个女孩跟妈妈大吵了一架,气得夺门而出,决心再也不要回到这个讨厌的家了!一整天,她都在外面闲逛,肚子饿得咕咕叫,但偏偏又没带零用钱出来,可又拉不下脸回家吃饭。一直到了晚上,她来到一家面摊旁,闻到了阵阵香味,真是好想吃一碗,但身上没带钱只能不住地吞口水。

老板亲切地问:“小姐,你要不要吃面

啊?”她不好意思地回答:“嗯。可是……我没有带钱……”老板听了大笑:“哈哈,没关系,今天就算老板请客吧!”

女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她坐下来。不一会儿,面来了,她吃得津津有味,并说:“老板,你人真好!”

老板说:“哦?怎么说?”女孩接着回答:“对啊!我们素不相识,你却对我这么好,不像我妈,根本不了解我的需要和想法,真气人!”

老板又笑了:“哈,小姐,我才不过给你一碗面你就这么感激我,那么你妈妈帮你煮了二十几年的饭,你不是更应该感谢她吗?”

被老板这么一讲,女孩顿时有如大梦初醒,眼泪瞬间夺眶而出!顾不得剩下的半碗面,立刻飞奔回家。才到家门前的巷口,就远远地看到妈妈焦急地在门口四处张望,她的心立刻揪在一起,有一千句、一万句对不起想对妈妈说。还没有来得及开口,只见妈妈已迎了上来:“唉哟!你一整天跑去哪里了啊?吓死我了!来,进来把手洗一洗,吃晚饭了。”

这两个故事都说明,在我们的大脑中,料想中的情况留下的记忆会大大地弱于我们并没有料想到的情况。每天顺利地做科研,是我们意料中的,我们不会刻意铭记,但是遇到的困难,不曾想到的挫折,三番五次买不到的样品等都会让人感受到“做科研竟是如此困难”,而无数次的顺利和成功可能淡出了我们的关注。为了增强科学研究的信心,我们的确需要刻意记住那些容易失去的记忆。

这是记忆的选择性吧。实际上,以上故事反映出我们记忆中对于记忆方向的不平衡性质。我们记住了什么,没有记住什么,以上几个故事清清楚楚:小时候,我们记住的是“吃亏”的那些,少记的是“占便宜”的那些。有时候,这又叫经验,所以经验是不可靠的。

再说说博士生在学校中总归要遇到的所谓好消息与坏消息吧。总起来说,世上的好消息要比坏消息多,学校中也一样。但是,坏消息往往吸引人,传得可远了。小报的编辑们偏爱报道坏消息,夺人眼球嘛。好消息不然,好消息往往像春种夏耘秋收,树木慢慢染成绿色,流水细细地雕琢山谷,小学生学习方块字,一个一个地学,大家几乎注意不到它。博士生做成一个实验,需要定题目,做调研,查资料,建装置,标参数,做样品测量,升温,加压,……才得到一个数据,几乎没有“可以

说的”。大多数时候,好消息是小步渐进式的,因此会让人觉得它们理所当然(你妈妈为你做饭就是这样的)。坏消息则并非如此,当听到坏消息时,我们会“洗耳恭听”。当博士生遇到科研挫折,就会十分着急,甚至“上火”。坏消息有让人着魔的特点。就像我们不能把目光从倒塌的地震废墟和内涝汹涌的沿江城市移开,我们知道夜晚的烛光和遗像背后的含义。

理性地思考很重要;坏消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。当然,总有足够多的坏消息能登上头版头条、网页快报或新闻栏目,尽管记者们有时不得不走遍天涯海角才能找到它。不过,坏消息生来本领大,它能指挥人的神经系统——口口相传、新闻媒体,还有互联网。它的画面是那么吸引人,故事是那么戏剧化。它是铺天盖地的。想想人们对今天食品安全的恐惧吧。进到你大脑中的攻博“坏消息”也是这样。

还有一种坏消息叫迷信。小时候总听人神秘地说某某观音庙有多灵验,某某家拜了就生了孩子。后来一想,如果几百年下来,“拜了生孩子的”满天下传,“拜了不生的”(可能几千几万倍于生的)不再传播(提起),这庙肯定“灵了”、“神了”。现今有一些寺观总会跟干部模样的人夸自己的宝地有多灵,那位领导拜了回北京就升了,如此之类,利用了人们群体记忆中的统计规律。这类消息绝不可信。

多年前,有几位博士生联合起来,在报纸上发表文章,批评他们的导师对女生“放羊”,有点像上面那个故事中的女孩恨妈妈。学校和导师们为培养新一代所做的那些“理所当然”的事,也就成了妈妈每天做饭一样的事。无论你怎么说,博士生会坚持;我就是没见到导师。就在我写到处,微信中又来了一个段子,正好是一个回答,现摘录如下:

一个行路人因为太疲惫,躺在路边就睡着了。不久,一条毒蛇从草丛里钻了出来,爬向了那个沉睡的路人。毒蛇显然发现了前面的目标,昂头吐信儿。眼看熟睡的路人就要死在蛇吻之下,就在这时,一个过路人经过这里,他打死了那条毒蛇后,没有惊醒行路人的好梦,就静静走开了。行路人一生都生活在别人的恩泽之中,但他却永远也不会知道那熟睡时发生的一切。

好消息,就是这样令人注意不到它。

我愿博士生们丢下心头“十年寒窗”那样的月光,迎着随时照在你身上的阳光,走向成功。